

開放文學 – 科幻寓言 – 新紀元 第十一回 遭炮斃華軍受小挫 被火攻敵將喪殘生

話說麻克雪夫與彼得兩人，率領了□艘兵艦，駛到東京灣口，也不知道先去劫營的一百五□個軍士勝負如何，只見前面有中國兵艦二□餘艘，迎將上來，兩邊相距四五海裡。彼得便命艦上炮兵開炮，那炮就是速射炮，炮彈就如兩點般的，打到中國的兵艦上來，只把中國右翼第四號與第五號，左翼第二號與第四號兵艦上的兵丁，打傷了百餘個，並打壞了舵樓上的玻璃遠鏡等等。虧得炮彈不過一磅多重，不能洞穿鐵甲，又大半都落在水裡，未曾擊准。海鏡清看見敵艦上的炮，只有兩艘葡艦，最為厲害，便從斜刺裡駛到敵艦之後，開了頭等大炮向敵艦轟擊。傅翼也命左右把部下兵艦駛到敵艦之旁，同時開炮。各艦上所開的炮，彈子大的有百餘磅重，雖然及不上速射炮的神速，然而擊到敵艦上，不是把煙囪擊斷，就是鐵甲擊穿。兩邊相持半點鐘之久，中國兵弁被速射炮傷斃的，約有數百名之多。兵艦上的物件，擊壞了不計其數。傅翼看見部下的艦隊有些支持不住了，親自奔下舵樓來，燃了兩炮。第一炮把彼得坐艦的船尾擊斷了半截，第二炮恰好把艦右齊水線的鐵甲擊穿了一個大窟窿。那海水從這窟窿直灌而入艦身便側，彼得嚇得魂飛魄散，慌忙著了救命衣，跳下海去，覺水而逃。艦上的兵士也跟著入海逃命。隨後顯利派來的鐵甲兵艦兩艘，也被傅翼的炮擊壞了一艘。麻克雪夫見大勢不支，忙指揮各艦，一面向後退走。海傅兩統領忙傳令教一眾軍艦，向前兜圍。彼得部下的速射炮艦，既已擊沉了一艘，還有一艘因為主將逃走了，也不敢戀戰，隨著麻克雪夫敗下陣來，都七零八落的向西南洋面而遁。海傅兩帥統領部下軍艦，追了一百餘里，方不追了，都喜喜歡歡地奏凱而回。

黃之盛待左右兩翼艦隊駛回之後，計點死傷的兵士，約有四百□幾名，便命將死的棺殮了，活的送到醫艦裡去醫治。此時那洋面上死傷的敵人，也被紅□字會船上撈救起去了。這日中國大隊軍艦，仍回到越南海面去碇泊。各國前來助戰的將弁，暨越南官吏等，都來黃之盛處，慶賀戰勝不提。

卻說彼得下海逃命之後，在海中泅了幾百步，方被顯利提督派來的戰艦瞥見，救了起來。跟著麻克雪夫，垂頭喪氣地一路回到巫來由海峽，來見顯利，備述前事。顯利問：「那著了避彈衣，乘了步行器的一百五□名軍士，往哪裡去了？洋面上的銅絲，看見過沒有？」彼得呆子半晌說：「銅絲並沒有看見，至於一百五□名軍士，卻至今尚無下落，多分是化為沙蟲的了。」顯利聽罷歎了一聲，發電去告知魯總督。這裡只好等魯總督的回電到來，再作道理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黃之盛自從戰退了彼得、麻克雪夫之後，次日又有一個舊日的門弟子，名叫孟齊聖的來見。這孟齊聖原籍山東，乃是江南電學堂裡卒業生，能造一種流質電射燈，專供海戰之用。因為在家中接得黃之盛的書信，所以特帶子大號電射燈三百具，趁了商輪前來，投軍效力。黃之盛接見之下，欣慰異常，忙問孟齊聖此番可有什麼新奇攻戰器具帶來？孟齊聖答道：「只有一樣，未知有用處否？」說著便教自己從人回到坐來的商輪上去，取了兩具電射燈來呈上，請黃之盛觀看。黃之盛見那燈形式，渾如炸彈一般，實在看不出有何用處，便要孟齊聖說知詳細。當時孟齊聖說道：「自來水師炮艦所用的電射燈，以照岸台營壘船支，光如白晝，即目下兵艦上用以發電光者是也。然電光聚點，易被敵窺。前此九□年間，日俄交戰之時，俄水師官名某者，因其法未善，遂新創一法，形仿炸彈，中貯流製藥品，外有包殼，置炮開放，落水不沉而炸裂，其藥濺浮水上，一觸空氣，陡發光明，周圍能照若干密栗，且性極猛烈，水灌愈甚，他物觸之盡成灰燼。現仿其法製造此燈，而格外放大。投之海面，能炸焚魚雷水雷及人物魚蝦等，若以多具並置一處，炸裂時，即鐵甲戰艦，亦能洞穿。其力頗大。」

黃之盛聽罷，大悅道：「賢契有此勝敵的利器，乃是國家的洪福，可喜之至。但敵船上的槍炮，很是厲害，約每一分鐘時，能放七八百響。縱有這電射燈，亦無術可以令其逼近敵艦，如法施用。現在惟有先將這電射燈，交與水底潛行的偵探艦，教他們帶到敵艦邊上去，試演試演。如果敵人不能防範，那就要讓賢契成功了。」孟齊聖聽說，也自喜歡。

次日午前，秦監上來稟報探得的敵情，黃之盛就把孟齊聖電射炮的用法，向秦監細細說知，隨即命孟齊聖取出五□具電射燈來，交與秦監，教他先帶在偵探艦內，前去試一試看。秦監遵令，即時領了電射燈五□具，回到自己坐艦。待到晚上，親自取了一具，走到艦艙之上，只見玉兔初升，海上波光漾，好似碰碎玻璃一般。便用力把這電射燈攆將下去。咦，好不厲害。只聽得響一聲，那海面上金星亂進，立刻化了一片火光，與洋油潑在水面上燃著的無異，連到自己坐的這艘水底魚雷艦，也被他震得一高一低的，在水中顛簸。秦監見了，又驚又喜，當夜就去到黃之盛那裡請令，說要到巫來由海峽去劫營。黃之盛深知秦監是可靠的人，就滿口應承了。這時孟齊聖得了消息，就稟知黃之盛，說要一同前去，黃之盛也點頭應允。

秦監便與孟齊聖，高高興興乘著月色，到自己坐艦裡，連夜起身。這艘水底潛行艦和水老鼠似的，在水底鑽了一日一夜，直到第二夜初更時分，才駛到巫來由海峽，慢慢把艦身浮出水面，只見前面有一艘大鐵甲軍艦，碇泊在波心，彷彿似顯利提督的坐艦。秦監暗想：須得如此如此方能得手。便取出□餘具電射燈放在艙面上，一面開足了艦上的電機，使艦身對著敵艦側面，駛將過去，隨手將所有電射燈，都攆在敵艦之旁，使他炸裂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電射燈落下之處，如巨霆發於水上，登時將敵艦的尾部，炸得粉碎。比及艦中軍士警起來看時，那海水已化成了一座火山，艦身後半已進了水，立刻就要沉下。

究竟如何忽然水面上發火？也不遑根究了，各人搶了一個救命圈，向著海中亂跳。誰知水面上的火性尤猛烈，身上沾著些兒，就要化為灰燼。所以跳下海的人，都是死的。原來這艘軍艦，仍是麻克雪夫的坐艦。此時麻克雪夫從夢中跳起，見四圍火光燭天，艦上的軍士，鬼哭神號，走投無路，料知今夜必然性命不保，便奔到臥房裡，拿出手槍來，裝好鉛彈，對準著自己胸口，砰的一聲，早已嗚呼哀哉了。其餘的軍士，方在設法逃命，那艦身已大半沉在海中。不死於火，亦死於水。須臾之間，船與人俱同歸於盡。這時秦監的坐艦，當火起時，早已一溜煙駛出圈子外，往水裡一鑽，滴溜溜的由原路駛回。第三日早晨，到了越南的海面，便和孟齊聖到黃之盛艦上來請功。黃之盛問知詳細，便將兩人各記大功一次，待養息數日，再行前往。

這且慢表，且說魯總督接著了敗耗之後，愈畏中國人厲害，日夜躊躇。過了兩日，又接著麻克雪夫戰敗自戕的電信，便把鋼牙一銜，說道：「我不能殺盡中國，誓不回國！」便命就近在印度炮廠內連夜趕造綠氣炮□尊，以便造好之後，與中國決個雌雄。原來這綠氣炮，是用綠氣製成的。綠氣乃八□四種原質中最毒的一種原質，只要那煙味兒進了人的鼻子管，立刻就要送命。從前俄皇所組織的萬國弭兵會，因為這綠氣炮是第一件殺人的利器，曾經共同商議，永遠禁用。此番，若不是各國的代表提議抵制黃禍，特許開禁，任憑何人都不敢用的。

閒話休提，且說黃之盛見自己部下已有了幾個藝能之士，又有幾起助戰的海軍，又有幾件攻戰的利器，便與各參謀官計議，決計進兵。此時越南海口已一律開通，前頭拖至廣州製造廠去修的戰艦，已次第修好。惟天氣正在立秋之後，暑熱未退。

黃之盛不能久待，遂傳令本部即左右兩翼大小各艦，以及日本、越南、緬甸、暹羅、蘇門答臘、爪哇派來助戰的軍艦，都擇於七月□六日，一齊起碇，打從新加坡前進。改委祝自立統領率領鐵甲四艘、蚊艇六艘，為中國全部艦隊的先鋒，先行開駛。

第二起是海鏡清所統的左翼船隊。第三起是傅翼所統的右翼的艦隊。第四起是各國助戰的艦隊。第五起方是黃之盛同了一班文案參謀等官，統著中軍大隊，並運糧艦等計大小各艦三□餘艘，次第進行。此時溫燃秦監兩人，仍照舊派作行軍偵探，先一天起程，探有緊要敵情，便飛速報來。只有隨軍的醫艦，卻教他隨後緩緩而行。到了□六這天，這一隊中國軍艦，開離越南海面，越南海口炮台上的軍官，升了二□三門炮恭送。一路行來，真個是舳舻千里，旌旗蔽空，凜凜威風，騰騰殺氣。還有許多水底魚雷艦及平常的魚雷艦，前後追隨，好不威武。到了第三日，先鋒祝自立的艦隊，先駛到離新加坡一百餘海裡的一個洋面之上，忽見前面秦監的偵探艦，飛駛而來，桅上升起了號旗，要請主將說話。祝自立便教部下艦隊暫且停輪，把秦監請到自己坐艦上相見。秦監道：「某於昨晚探得，敵軍的綠氣炮已經造竣，送到軍前應用。故特來關照先鋒，請先鋒留神。」祝自立聽說，拱手稱謝。等秦監去

後，便傳諭部下各艦，教他緩緩而行。又教把海戰知覺器，照式裝在各艦上，預備敵艦來襲。

不說祝自立一路小心，且說秦監別了先鋒隊，重又駕著偵探艦向東前進。行了半日，方遇著左右翼即中軍各艦隊，便急急的駛到元帥坐艦之旁，來見黃之盛，就把前頭對祝自立所說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黃之盛聽罷，忽然失聲高叫道：「阿呀，我倒忘了！」正是：若要敵軍消毒箴，除非高士出山林。

要知黃之盛說是忘了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